

写尽对天下母亲的思念

——评壮族作家莫维铭散文集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

□ 杨文升(苗族)

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散文集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，我用十天认真读完。掩卷沉思，深感这是壮族作家莫维铭近年非常用心创作的一部力作，有许多体会想谈谈。

构思精巧，以质取胜

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由漓江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，全书包括亲情卷、乡情卷、师友卷、足迹卷等4卷共72篇文章。这些文章是近年来莫维铭对亲情、乡情和师友情回顾思考后的一次梳理。集子中每篇散文都构思精巧，以质取胜。我以第一篇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为例来探讨莫维铭如何进行情感深挖和文章构思。

诚然每个人都有母亲，都对母亲有刻骨铭心记忆。正是慈母万滴血，生我一条命；还送千里泪，陪我一路行；一声长叹，叹不尽母子情。据书中所述，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是在飞机上创作完成的。起因是作者在北京机场候机时偶然听到歌曲《妈妈我想你》，从而引发对母亲深深的思念。于是他在空中飞行过程中动笔了，当飞机降落时，文章也已完成。莫维铭集中所有情感对母亲进行回忆。因此当我读到 he 这篇一气呵成的文章时，觉得情真意切，虽然没有太多华丽辞藻，却深深打动了

我。

“小时候，我们穿的每一件衣服，每一双鞋子，都是母亲通过种棉花、弹棉、牵纱、布线、纺织、浸染、裁剪等一系列复杂又讲究的工序得来的。一年四季，家里后院总是弥漫着布匹的气息和蓝靛的香气。”

“印象中，母亲总是不分季节、不分寒暑，早出晚归，总担心家里的活儿误了农时节序，落在别人后面，常常一人干几人的活儿，雨季或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。早晨，我们刚刚醒来，她就已挑着一担担红薯藤或稻草回家，接着又到地里给玉米或黄豆培土除草。”

读到这些朴实的文字，我体会到作者为何会对母亲有如此深的思念。正是他对母亲身体力行经年累月为一家老小吃穿操劳辛苦这种伟

大母爱的感恩。他母亲操劳的身影，其实也是天下多数母亲的身影，所以能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。

语言优美，画面感强

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的散文画面感十足，犹如看电影般赏心悦目：

“母亲晚上做得最多的活儿就是纳鞋子、织布，以及缝补全家人的衣服。有时候，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，写作业，陪伴母亲。瓦片上漏下的皎洁月光或点点星光映出我歪歪斜斜的字行。母亲搓布匹的声响经常让我半夜醒来，我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影在摇曳的灯光下晃动，一股温馨而又心疼的情愫溢满心间。”

“记得有一年暑假的一天，正值盛夏，晨色熹微，母亲就挑着李果上路，赶往十多公里外的定业街圩，摆卖李果。我背着水壶跟随其后，穿过鸟儿吱喳的村头，沿着崎岖的小路前行。路两边的玉米棒外表裹着浅黄色的皮，蟋蟀声此起彼伏，干净的天空下，绵延的大山间，母子俩在窄窄的乡间小路上走走歇歇、上坡下坡、蹚过宋平河，跨过定业河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街圩。此时，街上已是人流如潮，热闹非凡。顾不上擦去额头的汗珠，母亲把担子放下，迫不及待在一个相对偏僻寂静的角落坐下，小心从布袋子里拿出鲜亮鲜亮的李果等待买主。我也坐在扁担上替母亲扇风。果子鲜红透亮，甘美多汁，香甜清脆，价格不贵，不久就被一扫而空。”

这些真实细腻又有动感的描写，让读者看到作者与母亲在一起时的动人画面，引发读者回忆起类似经历。天下母亲几乎一样辛劳，但并非每个子女都有这种思考并用文笔记载，从这个角度来说莫维铭的母亲是幸运的，也是值得欣慰的。

母亲是师，教子育人

莫维铭在这篇散文里除了描绘母亲的平凡，更多是写母亲教子育人的方式。他认为母亲是通过行动让子女得到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

育。这种家教使得子女们健康成长并立足于社会：

“我能怀揣梦想与好奇走出山旮旯，都是母亲赐予的，母亲就是我一路走来的大树，不仅为我遮风挡雨，让我紧紧倚靠，还以大树般挺拔的傲骨和磊落如冰的胸襟激励我勤奋努力，兢兢业业，慈悲为怀，严以自律，宽以待人，不忘初心，走好每一步人生之路。”

“母亲平凡的一生勤俭持家，任劳任怨，对家人宽厚以待，对艰难日子百般忍耐。她对世道的宽容、对家风的严谨以及对外人的温暖，都无形中影响并滋润着我们八个兄弟姐妹。如果说父亲是我们家的一座大山，那么母亲就是我们家的一棵树，用繁茂的枝叶呵护、用丰硕的果实滋养着我们的一棵大树！”

每个成功者背后其实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不论顺境逆境，母亲都以巍然大树的品格教育影响子女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母亲身教大于言教，总有意无意给子女成长带来影响。世间的爱有很多种，唯母爱最伟大也最无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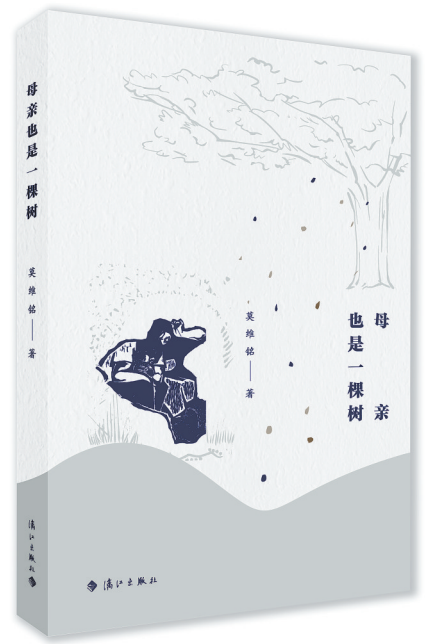
写尽思念，遥记母亲

莫维铭在《母亲也是一棵大树》中这样写到：

“那年，母亲在德保县住院十天，是我和母亲相依相守的最后十天，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时光。我在希望和失望里浮沉、煎熬，期待能有奇迹却回天乏术……如何祈祷也换不来母亲走出病魔的桎梏，如何上下奔走也是束手无策。我哭了。我感觉心中的那棵大树摇晃着、呻吟着，逐渐枯萎，在命运的暴风雨中倒下……母亲走了，是我把母亲丢了呢，还是母亲把我丢了呢？我无法回答与释怀。”

“母亲走了，家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，虽然还有浓浓的乡愁乡情，但已然没有了那棵大树给予的依偎和温暖。”

文章的末尾，莫维铭这样表达了他对母亲



▲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

深深的眷恋和思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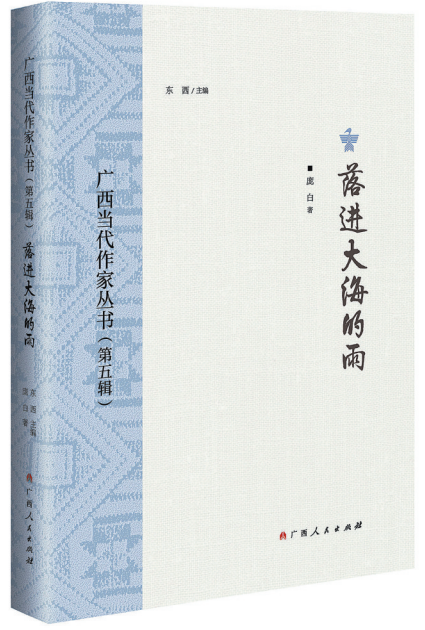
写好散文，勇攀高峰

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是一部可读性强的好书。莫维铭的散文语言优美，情感细腻，形散神不散，朗朗上口，有一种值得咀嚼的品质。莫维铭的散文没有故作矫情或无病呻吟，也没有过多的情感渲染，而是有一写一，没有故意缩减，也不刻意拉长，他用一段段美文构筑他的亲情写作体系。莫维铭的散文创作已相当成熟，文章看似信手拈来却也经过千锤百炼，集子中的每篇都是珍珠，而七十多颗珍珠串在一起组成一条美丽的项链。妈妈去，心空茫，今后无由回家乡；相思苦，泪两行，世上再无爹和娘。阅读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是一种享受，更是一种启迪和思考。

毋庸置疑，《母亲也是一棵树》的出版一定会为壮西文学高原崛起增添亮

光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杨文升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作协理事，百色市作协主席。



▲《落进大海的雨》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庞白是一个善于与心灵、生活对话的诗人，善于捕捉生活中细小的事物和发掘隐藏于事物背后的诗性。时间短暂，万物流逝，可在读庞白的诗歌时，那些已经逝去和远走的事物又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因此，诗歌就像是一种“挽留”。《落进大海的雨》也可以看成一部挽留之书，个体的独特体验，冷静、克制的情感加上时间建构，构成了庞白诗歌的独特风格。

庞白的创作指向离不开自身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，诗歌就像是庞白手中的相机，在他朴实朴素的诗歌语言里面，隐藏着诸多有关生活和生命的真相。他总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平和、宁静，就像是酝酿陈年的老酒，越反复回味和咀嚼越能品出其中的醇香。正如他在后序中

生命的独特书写

——读庞白诗集《落进大海的雨》

□ 周 丹(壮族)

所写的“都是在生命沉浮中的看见和体悟，细碎、庸常，携带体温”。如“只有光影中的老牛/是对世事仍然保持敬意的虔诚者/它围着鱼塘走了一圈又一圈/然后，在去年的禾草堆中侧卧下来”（《记录南方一种孤独》），南方、盐坡尾村被遗忘，离家的人常常会忘记自己的出发地，它已经成为荒芜之地，老牛隐喻留在“荒地”的人们。庞白对于生命的体悟始终弥漫在诗句当中，“白皙、轮廓分明，仍然对这个世界保持沉默/中天而立的月，像个中性的人”（《望星空》），写高空的月也是写自己的生活态度，但作者对于情感的克制就像是把自己置身在外。“他从屋顶走过——一个白色的词/在黄昏，如雨/划过屋顶/芳香之处，他高于劫难一尺/他无意踩中的枯草/携他抵达宁静/也抵达了秋天的悲伤/和破碎”（《从天上走过，他抵达破碎和宁静》）。诗人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叙述者，而从文字背后读到的是一种冷静、克制和隐忍。过去、现在不断交织着，从诗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心路历程与心理变化，作者内心的平和世界在诗歌语言中得到充分的表达。纵使处在喧嚣的生活，内心仍保持宁静，从而获得一种生活的美感与痛感。

同时，他崇尚真实和善于敞开原态、素朴的塑形，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，所以我们在读他诗歌的时候不会有晦涩艰深之感，而是一种真实感和纯情感。即使在进行内容与思想的转换，句与句之间的跳跃、转接时，也不会使读者的思维跳脱，远离诗歌整体。诗歌凝练，简短而有力地深入到读者的内心，读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。如“高出脑袋的部分/属于天天底下的白/

六岁时就移种到我的头发中去了/六岁开始，直到昨天/昨天你告诉我/自卑和自信没有距离/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同一片叶子……”（《少白头》），作者用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勾勒少白头，以时间点“六岁”“昨天”来完成思想的转变——自卑向阳，自信背光。“多年后我才明白，有些利器/就在我们眼前或身后/早我们不注意的时候……”一颗别人故事里的钉子成为自己生活中的钉子，尖锐锋利。从生活中来，又回到生活中去，一个简单微小的事物能够被他给对象化，进行一个生命的书写。与路边的一块石头对话，从而窥探一块石头的前世今生。日常生活的原生态、自然万物皆可入诗。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具备了美学意义上的诗性。如“现在，空无一人的房子里/它们姿势别扭，上下两难”（《楼梯》），“它们的结实、沉默/终会尘土一样/慢慢飘起，飞离大路/流落四方”（《路边蹲着的》），“它的颜色，变灰，变黑/透明得像一颗透明的石子/和石头一样坚硬/蹲在这个无常的世界”（《种子》）……一切都是有生命的，楼梯的沉默就像是经历巨变后对痛苦的看淡，石头的沉默则是不被重视之后的释怀，种子的沉默就是一个他者的目光，将物象意化成沉默、坚忍的生命体，也显示了作者对于生命的体恤和悲悯。

时间也是庞白诗歌中一个重要的元素，他常常在时间的书写中透露着对生命的挽留。脑海里储藏的记忆材料可以自由地对其进行加工，使它们散发着个体的魅力。“多么喜欢那束光，棍子一样打在脸上/这让我想起童年/那些既平常又古怪陆离的往事……”（《喜欢那束光打

在脸上》），一束光能让作者忆起回不去的童年。“多年之后，终于相信/声音，是命运晒场上无意来访的鸽子/一批又一批，翔落又飞起/它们的起落，如同北方的大雪/一遍遍掩盖南方的土地/好像他们起落/只是为了让我看见/那些拔地而起的反光”（《声音》），用时间将鸽子与命运联系在一起，起起落落总有它的发展规律。除了回忆，还有完整的时间构造，如“清晨，看一滴雨/中午，看一滴雨……”（《一滴雨》）。一天的雨滴其实都是水汽，作者从清晨、中午、黄昏、如今来写，雨不单是雨，更像是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。“清晨，虚构一只鸟，飞过天空/正午，虚构一场戏，火热上演/黄昏，虚构一个人，弯腰作别/现在，虚构一支笔，写下这首诗”（《虚构》），飞过的鸟、上演的戏、弯腰的人、手中的笔这些片段式的画面在他从容的笔下拼接就成了一首诗，从过去到现在经历过后就有着不同的体会。“去年三月，常在公园路口/住在公园路口的老师去了天国/去年三月，一个写诗的兄弟从成都来看我”，“今年三月，拐进公园路/感觉去年是多年前的事了/今年三月，桃花夭夭/今年三月，阳光灿烂”（《三月》），以简单的口吻说出，而把沉重的心情隐藏在文字之下，更突显出世事无常之感。这离不开诗人在平常生活中敏锐观察力和大胆想象力，这些事物有些是作者笔下的常客，像“黄昏”“青山”等，经过诗人的酝酿，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艾青在《诗论》提到，生活实践是诗人在经验世界里的扩展，诗人必须在生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，把每个日子都活动在人世间的悲、喜、苦、乐、憎、爱、忧愁与愤懑里，将全部的情感都在生活里发酵、酝酿，才能从心的最深处，流出无比芬芳与浓烈的美酒。庞白用一张纸、一支笔就写出了生命的多张面孔，在多元的对象书写下，总是让人读到只要出现在生命的事物，那么就会以多种面貌永远存在。它们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正在不轻易间引起我们对于生命的思考，正如作者所写，“只拥有过一次大海/现在却要用余生/稀释身体里的每一滴咸涩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周丹，广西凤山县人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。